

邓家喜◎著

II YI GE BING WO SHI YI GE BING WO SHI YI GE BING

我是一个兵



人民武警出版社

我是一个兵

邓家喜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5·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一个兵 / 邓家喜著.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176-132-4

I. 我... II. 邓...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0961 号

书名: 我是一个兵

作者: 邓家喜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mm 1/32

字数: 170 千字

印张: 7.375

印数: 1-3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132-4/I·048

定价: 23.00 元



邓家喜，湖北省宜城市人。1965年12月28日出生，1980年11月入伍，历任战士、通信员、志愿兵、保密员、参谋、秘书、政治指导员、宣传干事、函授站站长等职。研究生学历，中校警衔。

工作之余，爱好写作和书法，先后在军内外报纸杂志发表新闻、通讯、报告文学、小说等40多万字。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荣立三等功3次，1995年2月由志愿兵提为正连职秘书，现为武警湖北总队函授站站长、中华硬笔书法协会会员。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
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
激湍映帶左右引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
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

甲申年鄧家喜書

鄧家喜書法作品

序

邓家喜同志的小说集《我是一个兵》，由人民武警出版社出版了，衷心地表示祝贺。

火热的部队生活为广大官兵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邓家喜正是被部队这所“大熔炉”火热的生活所感染，才走出了这艰苦的一步。虽然他提干比较晚，在政治部是一位比较老的同志，但他从来不善于表现自己，总是默默地工作和学习。他利用下部队的机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认真地体验基层官兵的生活，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给他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是一个兵》这本书看过后，感觉很不错，俨然是一篇奋斗史，我很喜欢这样的文章，写得很真实，或许作者是真的经历过。小说充满了感情，细节也很细腻，文章朴实，接近真实军营生活，写出了时代军人的心声，让我跟着再感受了一回当战士的经历。这部小说集从结构、语言、思想等方面来看都可以看出作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较成熟的写作技巧。把他的小说看完，你会发现篇篇情节都是那么简单，故事都是那么平淡。然而，它那深厚的底蕴所隐含的对军人价值的思考却强烈地打动着读者的心弦。那就是作品在时而奔放激越、时而沉滞徐缓、时而跌宕起伏的旋律中，抒发了对充满矛盾纠葛的外在世界和难以言传的内心世界的深切感受。他从一个兵的角度去挖掘生

活，去表现我们军人内心世界的美，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无数普通军人生活经历来体现的，这就是邓家喜同志对军人艰辛人生的朴素理解。其实，我们身边都有很多英雄人物，但是他们总是默默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有的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没有更高的索求，只是为了一个追求，就是能够让我们伟大祖国更早地强大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们期盼更多的作家和写作爱好者，把部队官兵的生活真实地记录下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热爱我们这支部队，加入到我们这支部队中来。

一个永恒的自然，一个军人的成长历史，一个不断更新的人，构成了邓家喜小说系列的主题。至于他对军人的独特思考的把握，以及对军人生活的描绘和渲染，是很多作家都在思考的问题。尽管作品中的某些地方略露艺术上的点点瑕疵，但那都是可以谅解并可以克服的。

作者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一是要更加刻苦地学习；二是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三是要把部队官兵的生活与写作紧密结合起来，创作出有自己风格的作品。如果把握住这三点，邓家喜同志的创作会更上一层楼。我们愿他在深厚的积淀和巧妙的构思之后，再谱写出一篇篇新的上乘的揭示人生真谛的“交响曲”，去拨动军人心底的琴弦。我们衷心地期待着！

江水

2005年10月

目录

Contents

序

我是一个兵 1

蹲点手记 77

麻烦女友 96

梅子 131

巡诊 208

后记 220



我是一个兵

(一)

当兵第三年的时候，张协理员递给我一张表，让我填。

我两眼顿时一亮，是一张提干报告表，那种高兴的劲儿就不用提了。

张协理员说：“按表中要求填，不要填错了。”然后对我微微一笑：“你小子要好好干，将来有出息。”

我又看了一下表格，还下意识捏了一下自己的鼻子，感觉疼，就觉得不是做梦。不过我还是感到意外，就凭我那八面听风的耳朵，这事儿应该早传到我耳里了，可是我一点消息都没有听到啊！

但这张提干报告表是千真万确的。此时也不想那么多，拿起笔就认认真真一字不错地很快把表填好了。

我望了望张协理员，见他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头也不抬一下。

我就傻傻地看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望了我一

眼，问：“填完没有？”

我说：“填完了。”

张协理员接过表看了一遍后对我说：“在职务这一栏填上司令部正排职书记。”

接过表格后，我又工工整整在表上填上“司令部正排职书记”这八个改变我终身命运的文字。

到中午，机关不少官兵向我表示祝贺，说不能忘了请他们的客。我说到那一天，一定请大家客的。

这次和我一起提干的战士，共有六名，但他们都是老兵。我们这一茬兵只有我一人，所以在机关很轰动。

这一年，是我们部队改编为武警部队后，第一次从战士中提干，我就赶上了。

我觉得当兵三年没有白干。

(二)

1980年底，我们襄樊三百多新兵，坐一列闷罐车，摇摇晃晃从襄樊火车站出发了。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坐火车，又是第一次出远门，心情特别激动。一节闷罐车只有四个小小的窗口，寒风像鞭子一样抽在大家的脸上，可是大家还争着往外看稀奇。其实看不到什么奇事，到处是一片黄土地，和家乡的土地没有什么两样。接兵的李排长只管蒙着头睡，车门被他锁得紧紧的，不管我们怎么挤，那小窗口也挤不出一人。列车时走时停，也不知往什么方向走，也不知走了多远。肚子饿了，啃一口面包。口渴了，就喝一口冰开水。我想，要是这样绕地球转一圈再回来就好了。

天黑下来，车外还很亮，时不时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在雪地里奔跑。大家看见后，总是小声叫“又一只呢！”声音不大，但总把李排长从梦中吵醒，他再也忍不住，把我们“唬”了一顿后，便把窗户关死了。

车厢里除了偶尔几个人打呼噜外，再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只有列车“哐啷哐啷”的碰撞声。

火车突然在一个小站停下来。小站上，只有几只小灯在雪中摇晃，一眨一眨地，像睡眠不足。

李排长从热被窝钻出来，伸了伸腰，像喝醉酒一般走到门口。只听他在黑暗中摸钥匙，摸了好一会儿，才把车厢门打开，一股冷风像疯子一样钻进来，左跳右跳，在车厢里转了几圈，就不动了。

李排长从车厢里跳下去，背着我们掏出小家伙痛痛快快地放干净了。大家望着李排长痛快的样子，就有些憋不住，手在下身抓来抓去。

李排长跳上火车后说：“大家排着队来。”只听到门口“哗哗”直响，一直不停。我也感到憋得难受，就使劲儿往前挤，见人群中有一条缝，我掏出小家伙就往外滋，那种感觉真是痛快。

后面几个个子小的兵还没有尿完，火车就起动了，李排长急忙把铁门关上只剩一条缝，让大家排着队往外滋。

一阵吵嚷后，只听哐啷一声铁门被关死了。列车继续向前爬行。

那时的火车真是慢，像老牛拉货车一样，我估计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算不错了。说那时的火车破旧，简直没有形容词描绘，与现在的火车比较，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不过我们这些

新兵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所抱的理想与这火车没有什么干系，它只是拉着我们这些新兵通向新的人生道路的一根连线。所以，这列火车再破旧，我们都愿意坐。

朦胧中，我突然听到一阵吵嚷。醒来往门口看去，见李排长拉着一个新兵在车厢门口蹲着。

“拉出来没有？”李排长问。

“排长……拉不出来。”新兵说。

“使劲儿拉。”李排长有些不耐烦。

“拉不出来！”

“真拉不出来？”

“真拉不出来！”

“那火车停下来再拉吧。”

排长说着，就把新兵拉进车厢，只听哐啷一声。

车厢内又寂静下来。火车继续缓慢前行。没多大一会儿，传来“我受不了啦！”一阵哭叫声。

排长立刻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大声嚷道：“谁又怎么啦？”

又是一阵痛苦的叫声。

李排长打着手电筒，顺着哭声跳了过去。

“还是想拉？”李排长问那新兵。

“排长，我肚子好痛。”

“是肚子痛还是想大便？”

那新兵又是一阵惨叫。李排长慌了，就问谁在家学过医，问了半天没人回话。我看到那新兵难受的样子，就想起我爷爷讲过我一个表哥的故事。那时候农村没吃的，很多家庭都吃米糠。当时表哥十四岁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用米糠做的饭他也

能吃两大碗，结果吃多了大便拉不出来，家里人可急坏了。找来大队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看了看，二话没说就让家里人赶快往县医院送。那时连米糠都吃不饱，哪还有钱治病？我爷爷看着孩子脸色发青，知道再不想办法，表哥就没救了。爷爷想了一阵后，就把表哥裤子脱下来，让表哥蹲着，爷爷用一根小树枝小心翼翼地在表哥肛门上慢慢掏，结果那团硬得像驴屎一样的东西被掏出来，我表哥得救了。我想可能是那个新兵憋得时间长了，大便在肛门打了结。于是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懂。排长看了看我，还在犹豫之时，我已经在那新兵的肛门里用手指头狠狠地抠了一下，只听到那新兵“唉呀”一声，一股臭倒人的气味向我扑来，我差点昏了过去。那新兵像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一样，感到特别的舒服。

“排长，拉出来了。”那新兵高兴地说。

“这么快，”李排长捂着鼻子说，“拉干净了？”

“拉干净了！”新兵用纸在屁股上简单擦了擦，就把裤子提起来，急忙回到自己的被窝里。

“你叫什么名字？”李排长问我。

“郑云。”

李排长看了看我，说：“去睡觉吧！”

已是第三个晚上，火车又停下来，外面一片漆黑，还下着小雨。李排长打开车门，往外看了看，高声喊道：“大家快起来，到站了。”

我从梦中醒来，见大家都在打背包，我也不敢怠慢，急急忙忙把背包捆成一个十字架，听候李排长的命令。

至此，坐在火车上整整两天三夜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五百

多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那么长时间，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像一窝蜂，乱哄哄的，跟着接兵的李排长走下车，接着又上了汽车，在郑州城里晃了一下，便进入漆黑的夜。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汽车拐进一个高大砖墙的院子里。我们被军官们集合起来，一名瘦高个子军官站在灯光下很严肃地呼点名字，尔后由十几名军官把我们分别领走，就这样，我们算分到了新兵连。

高个子军官呼到我名字时，只见李排长跑到高个子军官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就径直向我走来，把我拉出队列，交给了一名班长。后来我才知道，摩托连是我们团条件最好的连队，李排长又是摩托连的，也算是他开了后门，把我要到了摩托连。

更为巧合的是，在火车上拉不出大便的那个新兵，和我分到一个排。当他见到我时，高兴的劲儿就不用提了，他还大胆地向李排长提出要和我在一个班，李排长也批准了他的要求。

“我叫陈刚，家住长河村。”他自我介绍说。

“我叫郑云，家住红星村。”

就这样，我们熟悉了，我问他在火车上怎么会拉不出大便？他说自己见不得大家都看着，反正在那种场合就是拉不出来，越拉不出来就越急，越急越憋得痛。

我听后捂着肚子不停地笑。

快一个星期了，我们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所以，大都没有洗脸就躺在地铺上睡着了。满屋子的新兵，可能就我一个人没有睡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反正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部队好好干，坚决不能回到农村去。高中毕业后，农活干了半年，但这半年，让我明白了我父母把我生下来，就不是干农活的

料儿，因为我没有我父亲那样粗壮的骨架，也没有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但真正让我从农村走出去的原因，是割麦子的痛苦，腰只要弯半个小时，人就站不起来，可是生产队长说，一天割不到二分田的麦子，只能记半天的工分。我只好割十分钟休息五分钟，到天黑还没有割完一行麦子。当然，队长也没有扣我一天的工分，因为是我大姐和二姐帮我割完的。第二天，我再没有走出家门，等父母下地干活后，我一溜烟跑到城里一个亲戚家，说自己想读书。亲戚二话没说，就到学校报了名。就这样，我在县第一中学复读了两个月后，又选择了当兵。那时，我就觉得当兵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一方面可以给家里减轻负担，另一方面还可以在部队学习，也许日后能考上军校。

我正想着，突然一阵短促有力的哨子声把大家惊醒了。只听班长说“快起床，紧急集合！”大家手忙脚乱，你穿我的上衣，我穿你的裤子，反正也分不清谁是谁的。大家在吵闹中跑到了训练场，在强烈的灯光下，可真是出尽了丑：有的没穿鞋子，有的没穿上衣，有的只穿一只腿的裤子，有的把裤子穿反了。第一次紧急集合，部队首长也没有批评大家，只是说让大家先体验一下部队紧张的生活，以后像这样的紧急集合还要搞，还要评比，还要张榜公布。

大家回到班里，班长没有让我们睡，他把大家集合起来站在灯光下，一个一个检查，最后班长作讲评，表扬我出错最少，希望大家向我学习。

这时，陈刚走过来，向我取经。我说自己当时没有睡着，脑子比较清醒，就没出错。陈刚没有回答，和着衣服就睡着了。可是这个晚上再也没有搞紧急集合，新兵们都说上了陈刚的当。

一个星期训练下来，各班评比训练尖子。班务会上，黄班长动员大家发言，陈刚就第一个站起来说：“郑云训练最刻苦，动作掌握最快，参加考核又拿了单项个人第一，我评他为先进。”于是大家都评我为先进。那时候，摩托连的新兵还没有一个在训练上超过我，每次新兵连组织会操时，李排长总是点我的名字。我也很争气，每次会操都没有出现差错，动作也比较标准。

过了一个星期，又开始评选工作积极分子，班长有事，让我组织评比。黄班长也明白，这次评比肯定又是我，所以他就放心地走了。我把黄班长的话向大家传达后，就让大家发言。陈刚又是第一个站起来提我的名字。这时，李东国突然站起来发言，我想他肯定也要提我的名字，可是他把目光转向他的老乡张成功，说张成功训练成绩也是优秀，大小工作积极主动，这次评选积极分子应该是张成功。

“郑云是第一名，应该评他。”陈刚理直气壮。

“张成功虽然没得第一名，这次评选他，是对他的鼓励，也是对大家的鼓励，我觉得每次都评郑云，我们哪里还有信心。”李东国也不让。

听到他们争吵，我的气不打一处来，班长不在你就敢提意见，班长在你时你咋不提呀！我真想跑上去给李东国两拳，你小子敢与我过不去，以后整死你。

他们正争得面红耳赤之时，其他的新兵都把目光投向我，我使了一下眼色，大家又一致评我为工作积极分子。李东国久久地凝视着大家，两眼都红了。

黄班长回到班里，我把这次评比闹出的小矛盾如实地向黄班长汇报了，他觉得很吃惊，但很快又平静下来，问我最后评的

是谁，我也没有谦虚地说大家评的是我，只是李东国和张成功没有评我。班长“嗯”了一声，就没再说什么。

晚上吃饭的时候，陈刚突然把脚一伸，李东国差点栽倒在地。李东国火冒三丈，把饭扣在陈刚头上。陈刚哪咽得下这口气，跳起来就向李东国脸上打了一拳，于是两人就扭打在一起。我立刻扑上去紧紧地抱陈刚。李东国借此机会，扬起拳头向陈刚打来，有几拳打在我脸上，我觉得两眼直冒金星，额头起了个大疙瘩。黄班长大声叫骂，但不管用，于是就用力把他俩拉出了饭堂。

全饭堂的新兵都把目光移过来，黄班长小声地说道：“回到班里再收拾你们两个新兵蛋子。”

晚饭后，班长二话没说，就让他们站墙根。

一会儿，李排长来了，就问他们为什么打架。陈刚没有吱声。李东国一肚子委屈。

“排长，是他故意整我的！”李东国说。

“谁整你了，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就把一碗饭扣在我头上。”陈刚反击说。

“是你用脚绊了我！”

“谁绊了你？是你走路不小心，大家都看到了！”

“好，你们打架还都有理了，那你们就老老实实站着，直到想通为止。”李排长又对黄班长说：“让他们站到明天！”

新兵打架，不仅让李排长丢尽了脸，也让黄班长前途暗淡。

熄灯号响过后，我们都睡了，陈刚和李东国仍在站墙根。黄班长没睡，点上一支蜡烛，在翻看一本什么书。我望了望陈刚，见他双眼紧闭，两腿还在打颤。李东国两眼泪汪汪的，嘴里念念